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14學年度第二學期
補助學生辦理讀書會
「每次紀錄表暨成果報告」

「東亞歷史上的粟特與東西文化互動」讀書會

目錄

一、讀書會簡介	3
二、讀書會內容	4
三、讀書會運作紀實(需至少討論5次)	5
四、讀書會活動照片(線上討論須提供合影截圖)	7
五、讀書會心得或感想	9
六、附錄	10

一、讀書會簡介

讀書會名稱	東亞歷史上的粟特與東西文化互動
活動期程	自115年3月30日 至115年5月9日止
申請人（會長）	歷史學系 000
成員	歷史學系 000 歷史學系 000 歷史學系 000 歷史學系 000



二、讀書會內容

活動內容

一、研討主題說明

本次讀書會將以中古粟特家族在東亞的活動情況為主題，以探討粟特人在東亞文化互動和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粟特人（Sogdiana）是來自現今烏茲別克東部延伸至塔吉克西部的區域，活躍於公元一世紀至十世紀的民族。粟特人原居於絲綢之路上的綠洲城市，以商業聞名於世，更是東亞與西亞文化的重要中介人。其進入東亞世界後，除了深刻影響東亞文化外，粟特人也參與中國、突厥、回鶻的政治當中，皆為理解中古時期東亞世界多元文化與國家體制運作的絕佳切入點。

本讀書會以「東亞歷史上的粟特與東西文化互動」希望透過閱讀武威安氏相關史料，以探究粟特人在中古東亞的政治活動情況。選擇武威安氏作為研究個案的原因，首先是武威自漢代以降已是粟特人在華的重要活動據點。其次，安氏從隋唐之際至五代時期均有參與政治活動，從隋唐之際的安修仁、安興貴，至安史之亂間李抱玉、李抱真，到五代的李振，均是當時政治局勢的重要參與者。透過活動於不同時代的武威安氏成員，我們得以縱向追蹤一個粟特家族在數百年間如何因應東亞政治格局的變遷，調整自身的生存策略。

二、閱讀材料說明

本讀書會將以學界新近的相關研究為閱讀材料，並配合與粟特相關的傳世和出土史料。在相關研究上，本讀書會選取了來自台、日、歐、陸的經典或新近研究成果，包括由法國漢學家魏義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的名著《粟特商人史（*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Leiden: Brill, 2005），日本學者森安孝夫的《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新北：八旗文化，2018），以及大陸學者榮新江的〈從撒馬爾罕到長安——中古時期粟特人的遷徙與入居〉（收入氏著，《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14），特別選讀粟特學在台灣的最新譯作：《粟特人與歐亞東部的文化交流》（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6），搭配史料（含傳世文獻與出土史料），期能以實際史料與案例去深入了解相關研究之論點。

三、運作方式說明

本讀書會透過研讀指定文獻與深度交流，激發成員間的學術對話。期能將討論成果轉化為具體的研究路徑，精準掌握該領域的最新學術動態。

1. 每次集會輪流由導讀人帶領讀書會成員閱讀史料及相關研究。
2. 其他成員須於導讀結束後提出與文獻相關的課題進行討論，提出對史料所反映的歷史現象的解讀。

三、讀書會運作紀實(需至少討論5次)

第幾次討論	1	導讀人	
日期		記錄人	
出席成員			
開始時間結束時間			
研討主題	總論：東部歐亞中古史上的粟特人		
閱讀材料	1. 森部豐等著，朱振宏等譯，《粟特人與歐亞東部的文化交流》（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6），總論〈粟特人和歐亞東部的文化交流：粟特人的東方活動史研究概說〉。 2. 榮新江，〈從撒馬爾罕到長安——中古時期粟特人的遷徙與入居〉，收入氏著，《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14）。 3.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i>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i> (Leiden: Brill, 2005), “Introduction” .		
研讀內容摘要			
本次導讀主要集中在簡介對粟特研究的最新研究趨勢。 首先導讀〈從撒馬爾罕到長安——中古時期粟特人的遷徙與入居〉。本文主要講述粟特人從中亞故地東遷，以商隊形式在中國建立聚落，並透過「薩保」制度納入中央管轄。粟特人壟斷東西貿易，引進異域文化，並在入仕與安史之亂的衝擊中，逐漸從胡人聚落走向漢化，轉向融合於中原社會與北方民族。 <i>Sogdian Traders</i>的作者 Vaissière 認為粟特人是中古時期絲路最重要的中介者，不僅主導貿易，更傳播佛教、祆教、摩尼教與景教，其 網絡影響力甚至波及後來的伊斯蘭學者（如阿維森納）。儘管史料分散且多為外在紀錄，作者仍透過對比獨立文獻與少數粟特內部文書，還原其跨越地理與時間的商業網絡結構，揭示該民族如何從興盛、轉型至最終融入伊斯蘭世界的過程。 〈粟特人和歐亞東部的文化交流：粟特人的東方活動史研究概說〉回顧了粟特學的研究發展。粟特人原居中亞，以貿易與農耕著稱，其東遷歷史主要透過漢字姓氏與漢籍紀錄復原。研究歷經二十世紀日、中學者的奠基，至二十一世紀因大量石刻墓誌與吐魯番文書出土而有突破性進展。當前研究結合語言、宗教及考古，揭示粟特人在唐朝與草原世界扮演的軍事、經濟與文化中介角色，挑戰了漢人中心史觀，展現歐亞東部多元文明的互動。			
研讀意見/討論紀錄			
本次討論集中討論對粟特研究的角度和史料進行討論。 首先，先行研究重視粟特人的中介角色和多重身份。魏義天（Vaissière）的「商業網絡」視角與森部豐的「歐亞文化交流」史觀，成功將粟特人拉回歷史舞台的中心，將他們重新定位為推動中古時期歐亞大陸一體化的「主動媒介者」。另外，同榮新江所論述的，他們透過「薩保」制度在沿線綠洲與中原大城建立在地化的胡人聚落，存在「亦商亦官」			

的身份。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新史料的傾向。有別於過去重視敦煌和吐魯番等出土文書史料。自二十一世紀後，粟特人的墓誌銘的出土，使石刻史料成為粟特研究的新取徑。

研讀心得/結論紀錄

本次讀書會揭示了粟特研究新近研究趨勢。透過榮新江、魏義天及森部豐的論述，我們體認到粟特人不僅是壟斷東西貿易的商旅，更是跨越農牧文明、傳播多元宗教與技術的「主動媒介者」。其獨特的「薩保」制度與「亦商亦官」的身分，展現了該民族在唐朝體制下靈活的生存策略與聚落型態。

研究已從早期依賴漢文典籍，轉向結合敦煌、吐魯番文書，至二十一世紀則因虞弘、史君墓等石刻墓誌的大量出土，整合多語種與考古實物，成功復原了粟特人在歐亞東部各文明間深遠的網絡影響力，是對中古時期不同地區文化交流的深刻體現。

研讀附件/補充資料

第幾次討論	2	導讀人	
日期		記錄人	
出席成員			
開始時間結束時間			
研討主題	安修仁和安興貴與隋唐之際李軌政權		
閱讀材料	<u>相關研究：</u> 1. 森安孝夫著，張雅婷譯，《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新北：八旗文化，2018。 <u>史料：</u> 2. 山下將司，〈『文館詞林』 「唐・安興貴碑銘」断簡について ―香果遺珍本と天理断簡―〉，《日本女子大学紀要（文学部）》第七十二号（東京，2023），頁49-61。 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55，〈李軌列傳〉，頁2248-2249。		
研讀內容摘要			
武威安氏最早見於史料的成員為西魏時期的安弼（生卒不詳），擔任涼州薩保（粟特語 s'rt'p'w，即粟特人首領）。安弼之子安盤娑羅（生卒不詳）於周隋之際同樣擔任薩保，另任開府儀同三司、貴鄉縣開國公，並加入府兵體系。安盤娑羅之子安興貴與安修仁在隋末唐初均發揮重大影響：安修仁效力涼州地方勢力李軌，曾任戶部尚書，並率「諸胡」控制武威；安興貴則於武德二年（619）奉唐朝之命前往涼州遊說李軌投降，未果後聯同安修仁發動兵變推翻李軌政權。兩人事後分別獲封涼國公與申國公。 涼州自東漢末年已有粟特人活動記載，至北朝隋唐間均有大量粟特人聚居。陳寅恪曾指出，自張軌治理涼州後，河西秩序穩定、經濟豐饒，涼州同時是商業與外交的交通要衝。武威安氏早期長期從事商業，安興貴碑銘中以「金鈎」「玉田」等暴富典故暗示安氏遷入涼州後累積大量財富。〈冠軍大將軍安興貴碑銘〉則以「金城之右」（河西地區）、「玉關之外」（西域）為喻，可見安氏在河西乃至西域均具有巨大影響力。			
研讀意見/討論紀錄			
討論聚焦於武威安氏如何從粟特商人轉型為唐代軍政要員。成員注意到安氏家族長期維持薩保職務，同時逐步融入北朝府兵體系，顯示其在族群認同與政治效忠上的靈活性。討論中亦提及安興貴碑銘中大量引用漢典（如叔度、子貢），反映安氏在文化上已相當程度漢化，藉此彰顯家族聲望。對於安修仁與安興貴在李軌政權中的角色，成員討論了粟特武裝集團「諸胡」在涼州地方政治中的關鍵地位，以及唐朝如何利用安氏在粟特社群中的影響力來達成政治目的。			
研讀心得/結論紀錄			
本次討論得出以下結論：武威安氏的歷史展示了粟特人在中古中國政治環境中卓越的適應能力——以商業起家，透過薩保制度維繫族群領導地位，繼而融入府兵體系，最終在隋唐之交的政治動亂中發揮關鍵的軍事與政治作用。安修仁與安興貴在李軌政權興亡中的雙重角色，既體現了武威安氏在涼州的深厚根基，也說明唐朝初建時期對粟特社群力量的策略			

性利用。武威安氏的個案為理解北朝至唐代粟特人的社會流動與政治整合提供了重要的具體例證。

研讀附件/補充資料

1.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
2. 榮新江，《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14。
3. 〈冠軍大將軍安興貴碑銘〉原文及相關研究（山下将司，2023）。

第幾次討論	3	導讀人	
日期		記錄人	
出席成員			
開始時間結束時間			
研討主題	安忠敬與武威佛教		
閱讀材料	<u>相關研究：</u> 1. 森部豐等著，朱振宏等譯，《粟特人與歐亞東部的文化交流》（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6），第三章〈唐代入華粟特人與佛教〉。 <u>史料：</u> 2. 張說，〈河西節度副大使鄯州都督安公神道碑銘〉，載於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2331-2332。 3. 劉秀，〈涼州衛大雲寺古剎功德碑〉，載於董誥等編，《全唐文》，頁2821-2823。		
研讀內容摘要			
本次閱讀《粟特人與歐亞東部的文化交流》第三章，探討唐代入華粟特人與佛教的關係，並以武威安氏為重要案例。作者指出，粟特人雖原多信奉祆教，但進入中國後逐漸參與佛教活動，包括捐資造像、參與譯經、寺院建設及出家為僧等。 安忠敬為安興貴之孫，活躍於唐高宗至玄宗時期，歷任涼州、新泉軍、赤水軍等軍職，最高官至鄯州都督。其神道碑記載其篤信佛教，奉行八戒，並參與涼州大雲寺重建。碑文中寺主雪獻法師俗姓安氏，為「驃騎大將軍安公子孫」，說明武威安氏部分成員已進入佛教系統。 由此可見，武威安氏透過軍事、外交、馬政與佛教多重途徑融入唐帝國，呈現入華粟特人在中國本土化與身份轉化的過程。			
研讀意見/討論紀錄			
討論武威安氏是否可視為唐代粟特人漢化同時保留粟特性的典型案例。成員一方面保留粟特身份與西域網絡，另一方面透過軍功、賜姓與佛教活動逐漸融入唐朝政治秩序。 安忠敬參與大雲寺重建值得注意。大雲寺為武則天時期重要官寺，武威安氏參與其中，或反映粟特家族透過支持官方佛教強化政治正當性。 雪獻法師作為安氏後裔出家，說明粟特家族內部不僅有武官，也有人進入宗教界，形成類似第三章所述「家族分別進入官界與宗教界」的生存策略。 可進一步追問：武威安氏由祆教背景轉向佛教，究竟是信仰轉變，還是政治與社會適應策略？			
研讀心得/結論紀錄			
透過本次閱讀可知，研究唐代佛教不能僅限於漢地僧團或朝廷政策，而需納入歐亞交流與粟特人活動的視角。武威安氏顯示，入華粟特人並非單純的外來商人，而是積極參與唐代軍事、外交、經濟與宗教網絡的重要群體。 特別是安忠敬案例，說明同一家族可以同時在軍事與佛教領域發展，佛教不僅是個人信仰，也可能成為粟特家族融入唐朝社會、建立地方聲望與政治合法性的途徑。			

本章有助重新理解唐代佛教的國際性與多元性，也提醒我們，所謂「中國佛教」其實深受中亞與絲路移民群體影響。

研讀附件/補充資料



第幾次討論	4	導讀人	
日期		記錄人	
出席成員			
開始時間結束時間			
研討主題	李抱玉、李抱真與安史之亂：武威安氏、澤潞鎮與唐後期粟特系武人		
閱讀材料	<u>相關研究：</u> 1. 森部豐等著，朱振宏等譯，《粟特人與歐亞東部的文化交流》（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6），第十章〈八世紀中葉至十世紀北方中國政治史與粟特人〉。 <u>史料：</u> 2. 董晉，〈李抱真德政碑〉，載於武威市市志編纂委員會，武威市人民政府辦公室，《武威金石錄》（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1），頁57-59。 穆員，〈相國義陽郡王李公墓誌銘〉，載於董誥等編，《全唐文》，頁8193-8195。		
研讀內容摘要			
本次研讀以森部豐第十章為背景，先釐清「粟特系突厥」的概念。第十章指出，八世紀中葉以後活躍於北方中國的粟特系武人，並非單一來源：一類是從索格底亞那進入中原的柘羯／赭羯武人，另一類則是在蒙古高原、鄂爾多斯等地受到突厥游牧文化影響的粟特人，包含六州胡在內。六州胡既保留康、安、何、石等粟特姓氏與族內婚姻，又具備牧馬、騎射、馬軍組織及突厥官稱等特徵，故可視為「粟特系突厥」。 第十章把安史之亂、河朔三鎮與沙陀王朝的形成，置於粟特系武人東方活動的長時段脈絡中考察。安祿山軍中有大量粟特系武人；亂後，相關武人集團殘留於河北，成為幽州、成德等藩鎮馬軍與軍事菁英的一部分。康日知、史憲誠、何進滔、何弘敬等例子顯示，墓誌與碑刻能補足正史不足，揭示粟特系武人如何經由軍功、幕府任職、部曲移徙與婚姻網絡進入藩鎮政治。 所讀史料文字則以武威安氏的李抱玉、李抱真為中心。李抱玉在澤潞鎮培養勢力，任用武威安氏家族成員，並使從弟李抱真、從侄李弼等進入澤潞—昭義軍的官僚與軍事體系。李抱玉又因抗擊吐蕃、兼領鳳翔、梁州、澤潞等鎮，進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呈現安氏家族由西北軍事傳統進入唐代高層政治的路徑。李抱真則在僕固懷恩叛亂、田悅之亂、朱滔之亂中屢次站在唐朝一方，尤其說服成德王武俊共同討朱滔，顯示其政治斡旋能力與藩鎮間人脈的重要性。 婚姻與葬地是觀察武威安氏轉型的關鍵。安元壽與翟六娘、翟舍集妻安氏等例子，反映武威安氏與同出涼州武威、且可能同入府兵體系的翟氏有密切姻親與地域關係。相較之下，李抱真一支與滎陽鄭氏、清河崔氏通婚，且先塋移至澠池，顯示其與京洛士族社會的連結；至李承鼎、李景裕一代，又與成德契丹王氏多重通婚，則把藩鎮軍事合作轉化為姻親關係。			

研讀意見/討論紀錄

把李抱玉、李抱真放在第十章「粟特系武人參與唐後期北方政治」的框架下理解，但二者不宜簡化為安史叛軍同類。李抱玉、李抱真代表的是武威安氏中服務唐朝、經由邊鎮軍功與藩鎮治理上升的一支；他們與安祿山、康日知、何進滔等同樣呈現粟特／粟特系家族的軍事化與地方化，但政治立場與發展路徑不同。

《舊唐書·李抱玉傳》對武威安氏的二分敘事：一支徙居京華、習文儒、與士人通婚；一支留居西州、好騎射、從軍幕。此一敘事可與李抱玉父系歸葬涼州、李抱真一支葬於澠池及其與鄭、崔通婚互相參照，說明同一家族內部會因居住地、仕宦路線與婚姻對象不同，而呈現軍事胡族傳統、京洛士族化與藩鎮武人化等多重面貌。

關於李抱真與王武俊的關係，史料中李抱真說服王武俊共討朱滔，並與其結為兄弟；墓誌又補充兩家後來透過王氏之女嫁李承鼎、王循嫁李景裕而建立姻親。這顯示藩鎮間的合作不只是臨時軍事同盟，也可能透過婚姻制度化，成為跨鎮政治信任與家族資源整合的方式。

討論亦連結譚凱對唐代婚姻圈的研究。李抱真與滎陽鄭氏北祖房、清河崔氏通婚，可歸入以門閥士族為核心的婚姻圈。李承鼎、李景裕與成德契丹王氏通婚，則轉向皇室、武將與西北／邊鎮家族所構成的婚姻圈。這一轉變提示：安史之亂後，藩鎮軍事菁英的政治合作與地方權力，可能逐漸改寫原有的士族婚姻秩序。

研讀心得/結論紀錄

李抱玉、李抱真及其後裔的個案，可作為第十章所論「粟特系武人與唐後期北方政治」的一個補充案例。第十章強調粟特系突厥在安史之亂、河朔三鎮與沙陀勢力中的歷史角色；而武威安氏則顯示，粟特姓家族並非只以叛亂或割據者的形象出現，也能以忠於唐朝、治理藩鎮、抵禦吐蕃、斡旋河朔的方式參與帝國政治。

李抱玉、李抱真家族的變化，尤其體現在三個層面：第一，從涼州武威的軍事家族，進入澤潞、鳳翔、成德等唐後期政治軍事網絡；第二，從與武威翟氏等地域性姻親，轉向與滎陽鄭氏、清河崔氏及契丹王氏等不同婚姻圈互動；第三，從墓誌、碑刻、正史的交互閱讀中，可以看出家族身份不是固定的「胡／漢」二分，而是在軍功、地緣、婚姻、葬地與政治選擇中不斷調整。

李抱真後裔由士族婚姻圈轉向藩鎮武人婚姻圈，究竟是個案，還是唐後期粟特姓與西北武人家族較普遍的趨勢？澤潞鎮中武威安氏成員的任職，是否形成可與河朔三鎮粟特系武人相比的家族—軍鎮網絡？

研讀附件/補充資料

譚凱《中古中國門閥的消亡》

第幾次討論	5	導讀人	
日期		記錄人	
出席成員			
開始時間結束時間			
研討主題	安興貴與唐突關係		
閱讀材料	<u>相關研究：</u> 1. 森部豐等著，朱振宏等譯，《粟特人與歐亞東部的文化交流》（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6），第十二章〈突厥和粟特人：使用漢文石刻史料〉。 <u>史料：</u> 2. 郭正一，〈大唐故右威衛將軍上柱國安府君墓志銘並序〉，載於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271-273 〈大唐故右威衛將軍武威安公故妻新息郡夫人下邳翟氏墓誌銘并序〉，載於毛漢光編，《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冊15，頁353。		
研讀內容摘要			
本次研讀以第十二章〈突厥和粟特人：使用漢文石刻史料〉為背景，結合安元壽、安修仁墓誌與正史記載，討論武威安氏在唐初處理突厥事務中的角色。第十二章指出，突厥與粟特人的關係不能只依賴漢籍敘事，還需結合墓誌、神道碑等石刻材料；突厥第一汗國與第二汗國雖同出阿史那氏，但政治脈絡不同，粟特人在其中的可見度與作用也有所差異。安元壽於貞觀元年隨太宗應對頡利可汗入寇，墓誌稱頡利請降時，太宗屏退左右而獨留安元壽護衛，可見其深受信任。其後安元壽又「充使西域，冊拜東羅可汗」，顯示其不僅為宿衛武臣，也被唐廷用作處理西域、突厥相關外交冊命的人選。安修仁則與鴻臚卿唐儉同行，奉命持節安撫頡利，反映唐朝在軍事壓力之外，也需要熟悉北族與西域網絡者參與招撫。 若從第十二章對粟特人與突厥關係的分析來看，武威安氏的家族背景可能構成其政治資本。粟特人長期活躍於突厥汗國與中原王朝之間，既可作使節、商旅，也能成為可汗近侍、謀士或部落首領。唐廷任用安元壽出使西域與處理突厥事務，或與其家族在西域、河西及草原交通網絡中的經驗有關。 安元壽晚年任夏州群牧使，並於永隆二年上奏馬政問題。夏州位於唐與党項、突厥等北方族群交通交易的重要地帶，兼具軍事防禦、商貿交換與牧馬管理功能。此一經歷說明武威安氏的作用不只在外交與軍事，也延伸至唐代邊疆畜牧、馬匹供應與交通控制等制度層面。			
研讀意見/討論紀錄			
安元壽、安修仁處理突厥事務，是否可視為唐廷有意利用粟特裔或河西胡族家族的跨文化能力？與其說這只是個人受信任，不如說唐初邊疆治理需要能在中原官僚制度、突厥政治語彙與西域商旅網絡之間轉譯的人物。 墓誌材料對安元壽受太宗信任的敘述具有表彰性，需注意其修辭誇飾。然而，第十二章亦			

指出墓誌雖多頌揚死者，但歷任官職、居住地、出使與葬地等基本資訊通常具有較高可信度。因此可將墓誌作為重建家族政治軌跡的重要材料，但仍須與《舊唐書》《唐會要》等文獻互證。

安元壽任夏州群牧使一事值得進一步討論。若結合夏州商貿與羊馬交易的地理位置，安元壽的任命可能不是單純的行政調度，而是唐廷借重武威安氏熟悉馬政、交通與邊地族群互動的經驗。

可與第十二章所舉康阿義屈達干相比較：康氏在突厥第二汗國中呈現「粟特系突厥」特徵，而武威安氏則是在入唐後以宿衛、使節、將軍、牧使等身份服務唐廷。兩者皆反映粟特人或粟特裔家族能在不同政權結構中轉換身份與功能。

研讀心得/結論紀錄

本次研讀的結論是，安元壽與安修仁的個案可補充第十二章對「突厥—粟特—唐」互動的討論。武威安氏是能在唐初北方政治中發揮中介作用的邊疆菁英。其粟特背景、河西地域經驗與唐廷官職身分相互結合，使其得以參與突厥招撫、西域冊命、宿衛安全與馬政管理。

從方法上看，第十二章強調漢文石刻史料的價值，對本次討論尤其重要。墓誌與神道碑能呈現正史未必詳載的人物履歷、家族關係與政權轉換經驗；但其文本往往帶有紀念性與頌德性，研究時必須辨析史實資訊與表彰修辭。

整體而言，安元壽的經歷顯示唐代邊疆治理並非單向度的「中原統治邊族」，而是依賴熟悉多重語言、商旅、軍事與牧業網絡的跨文化家族。武威安氏正是此類家族的典型，其活動有助於理解唐代初期對突厥、西域與河西地區的整合方式。

研讀附件/補充資料